



訪名山

程觀心



最近因一個偶然又特殊的機緣，跟隨函校幾位師長，往彌勒山，拜訪「閉關」和「禁足」的兩位法師。我們從人慾纏繞的塵世，來到清靜的山林，遍山青翠的修竹，在晚風中蕭蕭颯颯，年久堆積的落葉，替林蔭中鋪砌一層厚毯，一服清泉，躲藏在枯葉掩蓋的山徑裏，潺潺奔流，靜謐中蘊蓄着活潑的生機。抵達山頂，數椽精舍，潔淨得纖塵不染，空氣中散佈着檀香的氣息，屋前時着幾簇盛開的鮮花，為這素潔的淨土，添上數抹悅目的彩色。站在花坪前遠眺，眼界豁然開朗了，「一覽衆山小」的境界，似乎意味到，我們已超然在塵世以上，可以俯仰三千大千世界。此時遠山籠上了晚霧，依稀是輕紗中起伏的碧波，對面公路如帶，已燃亮了路燈的珠串，幢幢車影，曳揚着滾滾煙塵，市街喧鬧的人語，低微而隱約。立高望遠，使自已獲得了片刻的反省和清醒。

晤見了發願禁足三年的法師，把我們讓至關房前的課堂休憩飲茶。「關房」的正面，有一扇小小的推窗，法師在窗前鳴磬一下，小窗打開了，坐關的老法師出現窗口，精神飽滿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聲音宏亮，他熱忱地歡迎這羣不速之客，拿出許多糖果來招待，又為我們開示了佛教的慈悲主義；積極救世的精神，一再闡述：佛教決不是逃世，消極，懦弱。為了世界的安寧和平，為了大多數人的生存自由，佛教徒是不惜主張動干戈，去惡除暴，以救大眾。最後贈送了我們每人幾本佛書，希望大家去研究佛理，以生信仰。李校長笑着說：「佛教與文學，與中國歷史文化，有很深的關係，我現在正想研究研究佛教，看了這些佛書，將來做法師一篇談書心得，好不好？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

山下佛寺的比丘尼，為我們做了一席素雅可口的麵點，一樣樣從山下拿到山頂，很是過意不去。在那高山流水的懷抱中，清淨無塵的佛舍裡，品嚐着凡俗中尋覓不到的法味，不能不讚嘆這機遇的難得了。

歸途中，同行者，對這片幽靜的淨土，發出了企慕和讚美，不由地興起出塵之想；他們一致羨慕在山中修持和讀經的清福，甚至微微含有：「天下名山僧佔多」的拓意。

因此，希望自已也有這麼少許的空閒，來度上幾十天的山居生活。其實，他們不知法師們閉居生活，精進清苦的實況，這只是臨時的意念，好比熱惱的炎暑，偶然飲了一杯冰淇淋，暫時感覺無比的清涼爽快。假如，經長的，時時不停的令他們飲服清涼劑，又怎麼能受得了？這離羣索居的隱逸生活，寂寞中，知含有多少枯燥，單調？又豈是沒有深厚宗教修養的人，所能忍受？你想：山中長日岑寂，朝夕唯與大自然晤對，這裡只有清風徘徊林間，和樹葉輕輕絮語。奔泉淙淙如素手調箏。白雲卷舒，爭逐日影。任朝霞晚雲，在天際麗彩幻化，瞬息變遷；不變的真理，住在智者的胸中，永是恬淡意遠，如古潭止水，微波不興。他們終日埋首於深奧一般的經藏去析微探幽，向宇宙的奧秘，了解再了解，疏導了真理的泉源，汨汨長流，培育着明澈的智慧。於是，人生的觀照，智理的體認，堅強的信心，寄寓了生命的深遠與莊嚴。他們極其克苦簡樸的生活背後，確是有「發無上心」的大願大勇所支持。自古以來，大家傳誦讚美的是，顏回的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居陋巷，不改其樂。世人又豈知高僧大德的佛徒們，為着利世濟苦，普渡衆生脫離苦海的弘願；閉居山林，勤修淨業，攻讀經論，衆生活的享受有如糞土，吃的是一日兩餐稀飯，穿的是一襲敝舊衲衣。

也許有人暗地責備「閉關」「禁足」是與社會生活的脫節，隱逸山林，是遁世者的逃避現實。我們知道不管什麼學問，如無潛心專志的研討，是無法期望最高的成就，最後的成功；何況這是荷擔如來家業，濟世利生的佛法，其精深博大，窮平生光陰，也難達究竟。內心的證悟，更在乎篤實履踐，精進不懈。為了「救世」，不得不先苦練「出世」的工夫，而後才能「入世」做利他的工作，弘揚佛法的專門人才——法師大德們，在關房中孜孜苦修的精神，那種生活最高的境界，又豈是世人庸俗的眼光所能窺探呢？

內人五月初度，全家攝影題此，調寄滿庭芳 念生

憔悴浮生，飄零異地，忽然大衍齊年。前塵回憶，如夢復如烟。無數悲歡離合，空贏得兩鬢華顛。除非是圖中面目，何處駐朱顏。兒曹都長大，風塵瀟灑，各著先鞭。歎駒光易逝，馬齒空添。準備爐香焚策，林亭負佛國因緣。曾聽到西方邊地，已勝大羅天。

前詞意有未盡，行以長調，調寄多麗 念生

霎時間，匆匆度却華年。儘思量前塵影事，無非過眼雲烟。理髮塗茶爐酒盞，避賊寇蒼水吳山。綠鬢猶銷，黃金盡散，生涯到處總艱難。只剩下幾莖瘦骨，飄泊又臺灣。空榻恨滿天烽火，何處鄉關。問當年幾多親友，大都消息難言。已勘破浮生幻境，莫辜負淨土殊緣。寶樹成行池蓮煥彩，西方好景任盤桓。收拾起閒情俗慮，妙理待精研。終贏得壽超塵劫，福過天仙。